

历史没有真正的无名氏。

Colum McCann
TransAtlantic

飞越 大西洋

〔爱尔兰〕科伦·麦凯恩 著 张芸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飞越 大西洋

〔爱尔兰〕科伦·麦凯恩 著 张芸 译

Colum McCann
TransAtlantic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越大西洋/(爱尔兰)麦凯恩著;张芸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ISBN 978-7-02-011525-9

I. ①飞… II. ①麦…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爱尔兰-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922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6-087³

TRANSATLANTIC

by Colum McCann

Copyright © 2013, Colum McCann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

© 2016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责任编辑 甘 慧 彭 伦 潘爱娟

封面设计 李 佳

封面插画 陈 禹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80 千字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9.25
版 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1525-9
定 价 39.00 元

谨将此书献给洛蕾塔·布伦南·格鲁克斯曼
也献给艾莉森和伊莎贝拉
当然还有布兰登·伯克

作者要感谢约翰·西蒙·古根海姆基金会，资助这本小说的写作和为此进行的调研工作。

历史不是哑巴。无论他们如何占有、破坏、篡改，人类历史拒绝缄口。纵使不闻不问，置之不理，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。

——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

二〇一二年

小屋坐落在湖边。她能听见风和雨奔袭过开阔的水面：打在树上，使劲钻入草丛。

她开始在清晨醒来，甚至比孩子们更早。这是一间值得谛听的屋子。屋顶传来的奇怪响声。起先，她以为大概是老鼠在石板瓦上窜逃，可不久，她发现那是鸥鸟从空中飞过，把牡蛎丢在屋顶上，以敲开外壳。那大多发生在早晨，偶尔在黄昏。

贝壳先是当啷一声，然后弹起，片刻的沉寂，接着丁零零滚过屋顶，翻落进长长的草坪里，壳上带有石灰状的斑点。

贝壳的沿口直接着地时，壳啪的裂开，可若是侧着从空中掉落，壳就不会破：平躺在那儿，像一颗未引爆的炸弹。

鸥鸟急速俯冲，矫捷地，扑向碎裂的贝壳。它们暂时解了饿，拍拍翅膀再次朝水面飞去，一队队蓝灰相间的身影。

未几，各个房间开始发出动静，打开窗户、柜子、门，风吹过湖面，从屋子中间穿过。

目 录

001 二〇一二年

第一部

003 一九一九年，云影

034 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六年，自由民

092 一九九八年，须备战争

第二部

147 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八九年，冰屋

182 一九二九年，晚祷

214 一九七八年，天黑了

239 二〇一一年，纪念花园

286 致谢

第一部

一九一九年

云影

那是一架改装过的轰炸机。型号维克斯·维梅。全木布结构，外加金属线。机身宽阔笨重，可阿尔科克仍觉那是一件轻巧灵敏的小玩意。每次他都会轻轻拍拍它，爬上飞机，侧身滑入座舱坐到布朗旁边。一次流畅的身体运动。手放在油门杆上，脚踩着方向舵脚蹬，他已能感觉自己人在空中。

他最最喜欢的是升到云层上方，飞行在清澈的日光里。他可以探出座舱边沿，看见身下那片白茫茫上影子的变换，在云层表面膨胀收缩。

导航员布朗比较内向——不好意思做出这样大惊小怪的举动。他倾身坐在座舱里，密切留意飞机可能提供的线索。他知道如何凭直觉判断风的形态，可他仍愿信赖他能实际触摸到的东西：罗盘、航图、塞在脚边的水准仪。

那正是二十世纪绅士的概念几已成迷思的时期。大战震动了世界。庞大的金属卷筒新闻纸滚印出来一千六百万人丧生的消息，教人无法承受。欧洲变成一座堆满尸骨的熔炉。

阿尔科克曾给空军战斗机领航。小型炸弹从他飞机的起落架处掉下。机身忽的一轻。一股向上的反冲力，升入夜空。他探出敞开的座舱，望见下面腾起蘑菇状的烟雾。他的飞机进入平飞阶段，向基地返

航。在那样的时刻，阿尔科克渴求隐姓埋名。他在黑暗中飞行，他的飞机向星辰敞开怀抱。接着，飞机场将出现在身下，被灯照亮的刀片刺网，好像一座奇特的教堂的圣坛。

布朗以前从事空中侦察。他擅长飞行运算。他能够把任何一片天空转化为一串数字。就连在地面上时，他也在不停地计算，算出引导飞机返航的新路线。

两个男人都十分清楚，被击落意味着什么。

土耳其人拦截到在苏夫拉湾上空执行远程轰炸任务的杰克·阿尔科克，以机枪火力打穿飞机，击落了他飞机左舷的螺旋桨。他和两名机组乘员在海上迫降，游向岸边。他们光着身子被押到土耳其人搭起的用于安置战犯的一排排小木笼，饱受日晒雨淋。他旁边有个威尔士人，有一张星座图，于是，羁留在土耳其繁星点点的夜空下，阿尔科克练习起他的导航术：只需瞟一眼天空，他就能准确说出当前的时间。然而阿尔科克最想做的是修理引擎。在被转移到凯多斯的一座战俘营后，他用红十字会发的巧克力换了一台发电机，拿洗发水换了牵引部件，用废弃的电线、竹片、螺钉、电池造了一排临时风扇。

泰迪·布朗也当过战犯，在外出进行航拍侦察时被迫在法国降落。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腿，另一颗击裂了燃料箱。下落途中，他丢掉相机，撕毁航图，把碎纸片撒于空中。他和他的飞行员让B.E.2c飞机滑翔着陆在泥泞的麦田里，关闭引擎，举起双手。敌人跑着从树林里出来，要把他们拖出残骸。布朗能闻到燃料箱里漏出的汽油。一个德国佬嘴上叼着一根点燃的香烟。布朗出了名的内向寡言。“劳驾，”他喊道，可那个德国人继续往前走，香烟闪着红光，“莫要，莫要。”（德语）德国人

的嘴里吐出一小团白烟。布朗的飞行员终于举起手，吼道：“操他妈的，站住！”

那个德国人在迈步中间顿了一下，把头后仰，停住，吞下燃着的香烟，再度朝两名飞行员跑来。

这件事让布朗的儿子巴斯特发笑。二十年后，当他听到这则故事时，正是在他也将奔赴战场的前夕。劳驾。莫要，莫要。仿佛那个德国人只是衬衫内里的折边翻了出来，或是不知怎的忘了系好鞋带。

布朗在停战前被用船送回国，接着把他的帽子高高抛向皮卡迪利广场的上空。女孩子涂了口红，裙边短得快碰到膝盖。他徜徉在泰晤士河边，沿着河一直走到水天相接的尽头。

阿尔科克直到十二月才顺利返回伦敦。他望着身穿黑西装、头戴圆顶高帽的男士们在瓦砾间小心翼翼地行走。他与其他人在皮米里科路旁的一条巷子里玩橄榄球，把一只圆圆的猪皮球扔来扔去。可他已能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空中。他点燃一支烟，望着烟雾缭绕上升、远去。

一九一九年初，阿尔科克和布朗在位于布鲁克兰兹的维克斯飞机厂首次相遇，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立刻明白他们俩都需要从头再来。抹消记忆，创造一个崭新的时刻，原始、富有活力，摒除战争，就好像他们选择自己老去的躯壳，把他们初生的心脏放在里面。他们不想记住没有爆炸的哑弹、坠机或着火，或关过他们的牢房，或他们在黑暗中见过的各类深渊。

相反，他们讨论维克斯·维梅。一件轻巧灵敏的小玩意。

铺天盖地的风从纽芬兰向东吹去，迅猛地往大西洋对岸推进。一千八百英里宽的海域。

人们从英国坐船前来，在科克伦酒店租下房间，等待维梅运抵码头。它装在四十七个大木箱里。暮春。空气中仍夹带着一丝冰霜的寒意。阿尔科克和布朗雇了一队人，把木箱从港口拖上来。他们把箱子绑在马车上，在旷野里组装飞机。

那片草场坐落在圣约翰斯^①的郊外，位于半山腰，附带一条三百码长的平地，一头是沼泽，另一头是松林。数日的熔接、焊合、砂磨、缝衲，炸弹舱改成了额外的油箱，那是最让布朗中意的地方。他们正在以全新的方式使用这架轰炸机：取出机内的战争因子，剥除整件东西嗜杀的一面。

为了整平草场，他们给雷管安上导火线，用炸药粉碎巨石，推倒围墙和栅栏，移除土堆。虽然是夏天，可空气里依旧带有寒意。成群的鸟儿拂掠过天空。

十四天后，场地就绪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那儿只是又多了一块地，可对两位飞行员来说，那是一座理想非凡的飞机场。他们在长了草的跑道上踱步，观察树林里的微风，寻找气象线索。

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，蜂拥来看维梅。有些人从未坐过汽车，更别提见过飞机了。远望，它的设计仿佛借鉴了蜻蜓的形体。长四十二点七英尺，高十五点二五英尺，翼展六十八英尺。装上八百七十加仑的汽油和四十加仑的机油后重达一万三千磅，每平方英尺十一磅。布制的机身

① 圣约翰斯是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首府及最大城市。城市位于纽芬兰岛东部的阿瓦隆半岛东侧，面向大西洋，是北美洲最东端的城市。

上有数千个独立的针脚。装炸弹的地方，里面换成了可供飞行三十小时的充足燃料。不考虑风速，它的最高时速可达一百零三英里，巡行速度每小时九十英里，着陆速度每小时四十五英里。有两台三百六十马力的罗尔斯·罗伊斯“鹰VIII”型水冷发动机，转速每分钟一千零八十转，十二个汽缸分成两组，每组六个，每台发动机驱动一个木制的四叶螺旋桨。

旁观的人用手抚摸压杆，轻叩钢板，拿雨伞敲击紧绷的亚麻布机翼，发出砰砰声。孩子们用蜡笔在机身底下写上他们的名字。

摄影师拉开镜头上的黑罩子。阿尔科克对着相机做鬼脸，把手遮在眼睛上方，好像一个远古的探险家。“呸啉！”他喊道，然后从九英尺的高处跳到底下潮湿的草地上。

报纸说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。世界变小了。国际联盟正在巴黎组建。W.E.B.杜波依斯^①集合十五国代表，召开了泛非大会。在罗马也能听到爵士唱片。无线电爱好者用真空管把信号传输到几百英里之外。很快，有朝一日，说不定可以在爱丁堡、萨尔茨堡、悉尼或斯德哥尔摩读到当天的《旧金山观察家报》。

在伦敦，《每日邮报》的老板北岩勋爵拿出一万英镑，奖励第一次成功飞越大西洋的人。至少还有四组人马想要尝试。霍克和格里夫已坠入海中。其他的，像布拉克利和克尔，驻扎在沿海的机场，等待天气好转。完成飞行的时间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。直航。

有传闻说得克萨斯的一位富豪，以及匈牙利的一位王子想要一试，

^① 杜波依斯（1868—1963），美国社会学家、民权运动者、泛非运动创始人。著有《美国灵魂》、《黑人的重建》等二十多部著作。

而最糟糕的是，还有一个曾在战时专门从事远程轰炸的德国空军士兵。

据悉，《每日邮报》的特稿编辑，北岩勋爵的一位下属，因想到胜出的可能是德国人而得了溃疡。

“德国佬！一个该死的德国佬！上帝，救救我们吧！”

他派记者去查探，看敌人即便在战败后是否依旧有可能会在竞赛中领先。

在舰队街，在排了热乎乎铅字的石台旁，他来回踱步，反复思索着将来的头条标题。在他的外套内里，妻子缝了一面英国国旗，他搓揉着，仿佛那是一块祈祷巾。

“加油啊，小子们。”他喃喃自语，“一，二，回家喽，回英国老家啦。”

每天早晨，两个飞行员在科克伦酒店醒来，用过早餐——粥、鸡蛋、培根、吐司。接着，他们开车穿过陡峭的街道，出森林路，朝覆着一层薄冰的草原驶去。风从海上阵阵吹来，寒冷刺骨。他们在飞行服里装配了金属丝，这样就可以通过电池导热，他们在头盔、手套和靴子的内里加缝了毛皮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。两个星期过去了。天气把他们困住。云。暴风雨。气象预报。每天早晨，两人确保自己仔细剃须刮脸，他们在场地远端进行的一项仪式。他们在帆布帐篷下支起钢制的脸盆，用一只小煤气炉烧水，把金属毂盖当镜子。他们在飞行用品里放进剃须刀片，以备着陆时用：他们想要确保，假如到了爱尔兰，自己神清气爽，刮干净胡子，是仪表堂堂的英帝国成员。

在六月渐长的傍晚，他们打好领带，坐在维梅的翼尖下，与齐集来

报道这次飞行的加拿大、美国、英国记者们畅谈。

阿尔科克二十六岁，来自曼彻斯特。他精瘦、英俊、勇于冒险，是那种眼睛直视前方，却仍会开怀大笑的人。他有一头姜黄色的头发。单身，他说他爱女人但更喜欢引擎。没有什么比把罗尔斯·罗伊斯的内部零件拆开，然后再组装回去更让他感到愉快的了。他把他的三明治分给记者吃。时常，面包上有一个沾了油的拇指指印。

布朗坐在木箱上，与阿尔科克并排。三十二岁的他已显出老态。残疾的那条腿迫使他要拄拐杖。他出生在苏格兰，但在曼彻斯特附近长大。他的父母是美国人，他有一丁点美国口音，那是他尽最大努力练就的。他自视为一个兼具英美特征的人。他读阿里斯托芬的反战诗歌，坦承他愿意快乐地生活在永远不停的飞行中。他生性孤独，但不喜欢寂寞。有人说他看上去像教区牧师，可他的眼中透出深深的忧郁。他刚与一位来自伦敦的年轻佳人订了婚。他写情书给凯瑟琳，告诉她，他不在乎朝星星扔出他的拐杖。

“天哪，”阿尔科克说，“你真的那样对她讲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”

“那她怎么说？”

“说我会把拐杖弄丢。”

“噢！多迷人。”

在新闻发布会上，阿尔科克接管局面。布朗拨弄他的领带夹，航行于沉默中。他在内口袋里藏了一瓶白兰地。偶尔，他背过身，掀开外套衣襟，抿一口。

阿尔科克也喝酒，但喝得吵闹、公开、欢快。他倚在科克伦酒店的吧台上，唱着《统治吧，不列颠尼亚》，荒腔走板到充斥着离奇的

音调。

当地人——大部分是渔民，有一些伐木工人——嘭嘭敲击木桌，唱着关于挚爱的人在海上失踪的歌。

歌一直唱到深夜，阿尔科克和布朗早已上床就寝。即使在四楼，他们依然能听见悲伤的旋律划破笑语声浪，接着，再后来，钢琴上弹奏出《枫叶拉格》：

哦，走开，小子
我能催眠这个国家
我能震摇这大地的根基
用枫叶拉格

阿尔科克和布朗日出而起，等待天空放晴。他们转过脸查看天气，在场地上行走，玩金罗美牌戏。再多等一些时间。他们需要一个温煦的日子、一轮皎洁的明月、一点和善的风。他们估算他们可以把飞行时间控制在二十小时以下。失败不在他们的兴趣范围内，但暗地里布朗写了一份遗嘱，将他名下的一切转给凯瑟琳，那个信封，就藏在他紧身短上衣的内口袋里。

阿尔科克没有费心立遗嘱。他回想起战争的恐怖，依旧不时惊讶于自己竟还醒着。

“如今他们能朝我扔来的只剩一股气流而已。”

他用手掌拍拍维梅的侧面，望了一眼远处西边正在聚拢的云。

“当然还有一些更瓢泼的雨。”